

中小學教學研究資料匯編之六

論教育為政治服務

LUN JIAOYU WEI ZHENGZHI FUWU

浙江文教學院編印

1958年8月

說 明

這一輯，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革命導師的著作、言論中選錄了他們有關教育為政治服務的部分材料，按寫作或發表的時間先後排列，印出來，供大家參考。這些材料都是節錄的斷片，只有毛澤東同志的《改造我們的学习》是全文，為了在形式上與其他部分一致，沒有在正文前加上題目，這是要請讀者注意的。我們的選錄並不全面，刪節也一定有不妥當的地方，希望隨時提供意見，以便改正。

編 者 1958年8月

第 一 分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論教育政治服務

目 錄

說 明

第一分：馬、恩、列、斯論教育为政治服务..... 1—29

馬克思、恩格斯..... (1)

列宁..... (11)

斯大林..... (26)

第二分：毛澤东論教育为政治服务.....31—62

馬克思 恩格斯

有一种唯物主义學說認定，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业已改变的教育的产品，——这种學說忘記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身必須是教育成的。因此，这种學說必然导致把社会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社会之上（比如罗貝尔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改变和人們活动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理解为革命的實踐。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1845），《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854年中文版，第2卷402頁〕

現在讓我們从工人的身体狀況轉到精神狀況。既然資產階級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碼的生活，那我們也就不必奇怪它給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設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階級可以进的不多的几个日校，只有少数人才能够进去，而且这些学校都是很坏的，教师都是已經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工人或者是做什么工作都不适合的，他們只是为了生活才来当教师，大多数連自己也沒有具备最必要的基本知識，缺乏教师所应当具备的道德品質，并且一点也受不到公众的監督。这里也受着自由竞争的支配，照例也是有錢人在这上面占便宜，而穷人吃亏，因为对穷人来说竞争恰好不是自由的，他們沒有相应的知識来做正确的选择。沒有一个地方实行义务教育；在工厂里，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所謂义务教育也只是在名义上存在，当政府在1843年的議

会会议上要想真正实施原来只是徒有其名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工业资产阶级就倾全力来反对，尽管工人表示坚决赞成。此外，有大批的儿童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和家里工作，因而不能上学。而为白天做工的人办的夜校几乎根本就没有人去，去了也得不到什么好处。青年工人累了十二小时之久，还要叫他们晚上八点到十点去上学，这未免太过份了。那些去上学的人多半在上課的时候就睡着了，“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几百个证据都証实了这一点。固然也开办了主日学，但是那里教师极端缺乏，而且只是对那些已經在日校里学过一点的人，才能有些好处。从一个星期到下一个星期日相隔的时间太长了，一个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孩子很难在下一次上課时不忘记他在上一次，即一星期前上課时学到的东西。关于这一点，“童工調查委员会报告”中有成千的证据，委员会本身也坚决认为，无论是日校或主日学，都远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个报告中举了一些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愚昧无知的例子，这样的愚昧无知甚至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家里也是很少有的。但是事情怎么能不这样呢？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龐大預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憐的数目。假若沒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經費也許还要少得可憐，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相抵。但是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 National Schooes [国民学校]，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話，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搶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異教教义的辯駁）成了最主要的課程，孩子們的腦子里塞滿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

* 主日学——星期日学校

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服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又因为这些教派相互之间直到现在还在为争夺最高的统治权而斗争，所以工人阶级就只好暂时不受教育了。

.....

这里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和国家在工人阶级的培养和教育方面做了些什么。幸而这个阶级的生活条件本身就给他们一种实际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但代替了学校里的那一套废物，而且还清除了和那一套废物纠缠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宗教观念的毒素，甚至还把工人置于英国全民族的运动的前列。英国工人几乎都不会读，更不会写，但是他们自己的和全民族的利益是什么，他们却知道得很清楚。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是什么，他们也是知道的。虽然他们不会写，可是他们会说，并且会在大庭广众中说。虽然他们不会算，可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足以使他们看穿主张取消谷物税的资产者，并且驳倒他们。虽然他们完全不了解教士们费尽心机给他们讲的天国的问题，可是他们很了解人间的即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这在以后我们还要谈到，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英国工人的道德面貌。

在所有的英国学校里，道德教育总是和宗教教育连在一起，这种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地丝毫不会比宗教教育好些。人们用来调节人对人的关系的简单原则，由于现存的社会条件，由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本来就已经非常紊乱，而当

这些原則和不可理解的宗教教条掺杂在一起，并以一种專橫而毫无理由的訓令的宗教形式出現时，就不能不使那些沒有受过教育的工人感到非常莫明其妙。正象所有的权威、特别是童工調查委员会所承認的那样，学校对工人阶级的道德几乎沒有任何影响。英国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到这样愚蠢，这样鼠目寸光的程度，甚至不肯花一点力量把現代的道德，把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自身有保障而泡制出来的道德灌輸給工人；日益衰老，懶惰的资产阶级連为自己打算都認為是太費力，是多余的了。当然，总有一天他們会后悔的，可是到那时就已經晚了。如果工人不懂得这种道德，不奉行这种道德的話，资产阶级無論如何是不該抱怨的。

可見工人不仅在身体方面和智力方面，而且在道德方面，都遭到統治阶级的擯棄和忽視。而资产阶级为工人准备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法律，当工人把它逼得太紧的时候，它就用法律来对付他們；就象工人是无理性的动物一样，对他們的教育工具只有一种：皮鞭——粗暴的、不能服人而只能吓唬人的力量。所以，这些被当做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漸变得象牲口一样，就是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內心激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識和感情，那是毫不足怪的。只要他們还对統治阶级感到憤怒，他們就仍然是人；但如果他們乖顺地讓人把挽轡套在脖子上，只想把挽轡下的生活弄得比較过得去一些，而不想摆脱这个挽轡，那他們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这就是资产阶级为工人阶级的教育所做的一切。如果我們考虑到工人阶级在其他方面的生活条件，我們就無論如何也不能責备他們对統治阶级所抱的那种仇恨了。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395—400頁〕

这些时合时分的不同的工人派別——工会会员，宪章主义者

和社会主义者——自己出經費創辦了許多学校和閱覽室来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这些設施在每个社会主义的組織里和几乎每个宪章主义的組織里都有，而且在許多單个的工会里也有。在这里，孩子們受到純粹无产階級的教育，摆脱了資產階級的一切影响，閱覽室里也只有或几乎只有无产階級的書刊。資產階級認為这种設施是很危險的，他們已經在某些設施中，即在“技术学校”（《Mechanics' Institutions》）里面消除了无产階級的影响，并把它們变成在工人中間傳播对資產階級有利的科学知識的機構。在这里講授着自然科学，而这些研究能使工人脱离反对資產階級的斗争，或許还能促使他們中的某一个人去从事增加資產階級的收入发明。可是研究自然界目前对于工人本身是毫无用处的，因为在他居住的大城市里，在工作日很長的情况下，他是永远看不到大自然的。这里还进行以自由竞争为偶像的政治經濟学的說教；工人从这门科学中只能得出一个唯一的結論：对他說来，最明智之举莫过于默默地馴服地餓死。这里的一切都是教人俯首帖耳地順从統治階級的政治和宗教，所以工人在这里听到的只是劝他唯唯諾諾、任人摆布和听天由命的說教。工人群众自然不願意和这些学校打交道，他們都到无产階級的閱覽室里去閱讀，并討論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問題。于是自滿自足的資產階級就說他們是 *Dixi et salvavi**, 并且輕蔑地把头一扭，避开了这个“宁願听惡意的煽动者狂暴的叫喊而不願接受踏踏实实的教育”的階級。但是工人也是重視“踏踏实实的教育”的，只要它里面不掺杂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的智謀。这一点可以由下面事实来証明：在无产階級的，特别是社会主义者的学校或閱覽室里經常举行关于自然科学、美学和政治經濟学問題的講演会，

* *Dixi et salvavi animanmean* ——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原編者注

而且听众往往很多。我常常碰到一些穿着襤褸不堪的粗布夾克的工人。他們显示出自己对地質学、天文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識比某些有教养的德国资产者还要多。閱讀最新的哲学、政治和詩歌方面最杰出的著作的几乎完全是工人，这一事实特別表明了英国无产階級在取得独立的教育方面已經有了那么大的成就。资产者是現有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偏見的奴隸；他胆怯地避开和千方百计地排斥真正标志着进步的一切；无产者却眼睛雪亮地正視这一切，高高兴兴地而且很有成效地研究他們。

〔恩格斯：《英国工人階級狀況》（184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卷第527——529頁〕

你們声明說，从劳动再不能变为資本、貨幣和地租的时候起，簡言之，从它再不能变为可以壟断的社会力量时候起，即从个人財產再不能变为资产階級財產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那末，你們也就是承認說，你們認作个性的不外是资产者，即不外是资产階級的私有者。而这样的个性确实是應該被消灭的。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馬克斯恩格斯文选》，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1卷第24頁〕

所有这些为攻击共产主义的物質产品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而提出的責备，又还被推广到精神劳动产品的占有和生产上去。正如消灭階級性的財產所有权在资产者看来就是根本消灭生产一样，消灭階級性的教育在他們心目中就等于一般消灭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絕大多数人說来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屬品罢了。……

但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想要消灭人們所最重視的关系，（按指家庭关系——摘者注）。

難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會來決定的嗎？難道它不是由你們借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會關係來決定的么？不是由社會經過學校等等實行的直接或間接干涉來決定的么？共產黨人並不臆造出社會對於教育的影響；他們只是想要改變教育的性質，只是想要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

〔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1847），《馬格思斯恩克文選》第1卷第24——26頁〕

對於工人階級說來，情況完全不同。工人的行動不自由。在許多場合，他們甚至對於正確理解自己孩子的利益或人類發展的正常條件，都顯得過於無知。但是無論如何工人階級的最有教養的一部分會完全了解，他們的階級的未來，也就是人類的未來，完全取決於正在成長的工人一代的教育。他們知道，首先應當使兒童和少年免受現代生產體系的破壞作用的危害。這只有通過變社會意識為社會力量的途徑才能辦得到，在目前的條件下，只有通過國家政權強制執行的普遍的法律才能辦得到。工人階級要求有這種法律，決不是為了鞏固政府的政權。相反地，工人階級應當把目前用來反對他們的政權變為自己的武器。工人通過普遍立法能夠得到靠許多分散的個人努力所無力得到的東西。

〔馬克思：《給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表的關於幾個問題的指示》（186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上冊198—199頁，轉摘自《教育譯報》1957年第1期〕

把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兩種武器即常備軍和警察廢除以後，公社就立刻實行打破了精神壓迫工具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必須回復到私人的簡樸生活，象他們的前輩即使徒們那樣信徒施捨過活。一切學校都對大家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影響。這樣，不但學校教育成為人人都能享受的東西，而且使科學免除了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力所加予的桎梏。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1871），《馬克思恩格選集》
莫斯科外國文書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1 卷，第
498—499 頁〕

對一切人都平等的國民教育嗎？究竟是怎樣理解這句話的呢？是不是設想在現代的社會里……，教育對於一切階級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等階級也被強迫降到低微的教育水平——國民小學——即降到唯一不僅相當於僱傭工人經濟地位，而且相當於農民經濟地位的教育水平呢？

“實施義務就學。實施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於德國，後者在國民小學方面存在於瑞士和美國。如果說在北美幾個州里，高等學校的教育也是“免費的”，那末事實上這不過是上層階級從總稅收中支付了他們的教育經費而已。……

關於學校的那一條，至少應該要求與國民小學一起還有技術專科學校（理論的和實習的）。

“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是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來確定國民小學的經費、教育人員的資格、學習科目等等，並且象美國那樣通過國家監察員來監督這些法律規定的實施，這完全不同於指定國家為人民的教育者；相反，應該使政府和教會一樣對於學校不起任何影響。……

“禁止童工”。此地絕對必須指明年齡限度。

完全禁止童工是和大工業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這是空洞的虔誠願望。

實行這一措施，——如果是可能的話——就是反動的，因為在按照各種年齡嚴格調節工作時間的條件下，在其他保護兒童的預防措施之下，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

〔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1875），《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出版局 1954 年中文版，第 2 卷

……普魯士有兩個比別的強國好的制度：即普遍兵役制和普遍強迫教育制。

.....

同時那些對於受強迫教育，而且有某種程度的初步知識並顯然在普魯士占大多數的人們對於資產階級是極有用處的；但是他們終究還趕不上大工業底進展*。對於為了維持這兩個制度所付的高率課稅的苦訴特別在小資產階級中間聲浪甚高；新興的資產階級却由此計算：這個強國底代價誠然可怕，但在將來是不可避免地並且一定會充分地用增加的利潤來補償的。

〔恩格斯：《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1888），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2—33頁〕

（1870）三月二十六日，巴黎公社被選出，而在三月二十八日就正式宣告成立了。……次日（四月二日——編者注）頒布了一項法令，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取消國家對於宗教事務的一切開支，以及把一切教會財產轉為國家財產；四月八日又據此而頒布了一道命令，其內容是要把一切宗教象徵，神象，戒規與禱告等等——總之，“把有關於個人良心的一切”——從學校中革除出去；這道命令隨即逐漸實行起來。……

這樣，從三月十八日起，巴黎運動的純粹階級性質便很鮮明而堅決地表現出來了，而這種階級性質先前是被抵抗外敵侵犯的鬥爭所隱蔽了的。既然出席參加公社會議的口號盡是工人或已被

* 恩格斯原註：還在文化鬥爭底時代（1872—1887——譯者），萊因製造家便向我苦訴：他們甚至不能夠把適當的工人擢升為監督，因為他們缺乏充分的學校教育，這個特別是在天主教地區為甚（恩格斯在此地加以旁註：“為資產階級所稱的中等學校”——郝思）。

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公社所通過的決議也就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或者是在這些決議中宣布實行作為工人階級自由活動必要基礎的種種改革辦法，而共和派資產階級只是由於卑鄙怯懦才不贊同這些辦法的。

〔恩格斯為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導言（1891）：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1卷第457—458頁）

列 寧

……階級學校——假如它办得徹底，即假如它消除了等級性的一切殘余的話——必然是一種普通类型的學校。階級社會（因而也包括階級教育）的本質是：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一切公民都完全平權，有產者在享受教育方面是完全平權的。等級學校要求學生屬於一定的等級。階級學校不認等級，只認公民。它所要求于任何一個學生的只有一件事：繳學費。階級學校完全不需要為貧富學生編制兩種不同的教學大綱，因為誰如果沒有錢繳納學費，沒有錢買學用品，無力開支整個學習期間的費用，階級學校干脆就不讓他受中等教育。階級的關門傾向根本不是階級學校的前提；正相反，階級與等級不同，它永遠完全允許個別的人自由地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階級學校對有錢讀書的任何人都敞開着大門……不論是西歐的還是俄國的中學，就其實質來說，都是階級學校，而且只是為極少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務。

〔列寧：《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1897），《列寧全集》第2卷427—457頁，轉摘自《教育譯報》1956年第6期2—3頁〕

在國民教育方面也是這樣：資產階級國家愈文明，它就愈會撒謊，說學校可以不問政治而為整個社會服務。

事實上，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思想，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我們說，我們的學校事業同樣是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鬥爭。我們公開聲明，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具有舊資產階級文化的最有教養的人們實行怠工是怎樣

一回事呢？怠工比任何鼓動員、比我們所有的演說和成千種小冊子都更清楚地說明，這些人把知識當作專利品，把知識變成他們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他們利用他們的知識來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公開反對勞動群眾。……

勞動者渴求知識，因為知識是他們獲得勝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勞動群眾已經懂得；知識是他們爭取解放的武器，他們受到挫折就是因為缺少教育，現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是全靠他們自己的。

〔列寧：《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1918)，《列寧全集》第28卷第66—70頁〕

資產階級的虛偽表現之一就是相信學校可以脫離政治。你們都清楚地知道這種想法多么虛偽。提出這個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業的第一位，竭力把學校用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恭順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極力利用普遍教育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資本的走卒和奴隸，他們從來不想使學校成為培養成格的工具，現在大家都知道，只有同一切被剝削的勞動者有密切聯繫的，誠心誠意擁護蘇維埃綱領的社會主義學校才能成為這樣的工具。

……教師中間的資產階級分子總是認為只有富人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認為大多數勞動者不能成為生活的真正主人，只須訓練成好仆役好工人就夠了。……

……你們的聯合會就是這樣的聯合會，如果你們站在這個立場上，你們就能爭取到廣大的教師，使知識和科學成為解放被剝削的勞動群眾的工具，不再是特權者的東西，不再是鞏固富人和剝削者的陣地的材料。……

〔列寧：《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1919)，《列寧全集》第28卷386—389頁〕

有能力用自己的專政來消滅一切階級的，只有這樣一個被壓

迫階級，它被几十年反对資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鍛煉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資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領来捍卫、保存、发展并使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享受这种文化成果，它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冲破过去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們身上的一切苦难、考驗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棄一切市儈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棄小資产階級，小職員和“知識分子”的那些惡劣品質，“它經過了劳动学校的鍛鍊”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誠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列宁全集》第29卷353頁。〕

.....

在我們的学校里有許多由旧社会培养出来的教师，这就造成了从資本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困难。我們遇到有知識的人的頑强抵抗，这是不奇怪的。那些慣于把旧机关当作自己的世襲領地的人們，是自己、为有产階級服务的。

社会教育工作比学校教育工作的条件要好得多。

我們人民委员会已經提出設立一个委员会来把許多分散的文化教育組織联合起來的問題。社会教育对于改造整个生活有重要意义。必須找出新的方法。

應該指出，苏維埃政权的一些沒有經驗的新的工作人員往往运用旧方法，从而敗坏了政权的声誉。

我認为，社会教育工作者担負着一件困难的任务。在党的工作上，我們已經取得了广泛影响群众的經驗，但必須把这种經驗和文化教育（其中包括学校教育特别是社会教育）方法結合起來，这是过去往往沒有做到的。

在社会教育上，你們会得到劳动群众的帮助，因为他們有极强烈的求知慾，你們易于找到和他們联系的形式。在这里，特別